

达希尔·哈米特作品集 ③

# 瘦子

(美) 达希尔·哈米特 著

陆剑 译

Dashiell Hammett

The Thin Man



---

# 瘦子

*The Thin Man*

(美) 达希尔·哈米特 著  
陆剑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THIN MAN

by DASHIELL HAMMET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瘦子 / (美) 达希尔·哈密特著; 陆剑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33-2811-1

I. ①瘦… II. ①达… ②陆…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8661 号

---



## 瘦子

(美) 达希尔·哈密特著; 陆剑译

责任编辑: 王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02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11-1

定价: 35.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1

我靠在五十二街一家地下酒吧的吧台上，正等着诺拉圣诞节采购后过来会合。这时一名女子从自己坐着的桌边站起身，撇下同桌的三个男人向我走来。她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不管是那张脸还是穿着浅灰蓝色运动衫的身材都无懈可击。“你不是尼克·查尔斯吗？”她问。

我说：“是的。”

她向我伸出手来。“我是多萝西·维南特。你不记得我，不过你应该记得我父亲克莱德·维南特。你——”

“当然，”我应道，“我想起来了。不过你那时候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对吧？”

“对，那是八年前了。哦，还记得你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吧？都是真的吗？”

“或许吧。你父亲还好吗？”

她笑道：“我正想问你呢。妈妈和他离婚了，你知道，后来我们再

也没有他的消息——除非偶尔有新闻上报，提到他的一些近况。你不会再见过他吗？”

我的杯子空了。我问她想喝什么，她说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我点了两杯，然后说道：“对。我一直住在旧金山。”

她缓缓地说：“我想见他。妈妈要是发现了一定会闹翻天，可我就是想见他。”

“哦？”

“他没住在以前我们住的河滨道的家里，市内电话簿也没登记他。”

“试试找他的律师。”我建议。

她脸上放光。“谁？”

“那个家伙叫作麦什么来着……麦考利，就是这个名字，赫伯特·麦考利。他以前住在歌手大厦。”

“借我五美分。”她说道，然后就去打电话了。回来后她面带微笑。“找到他了，就在第五十街的转角。”

“你父亲？”

“那个律师。他说我父亲不在城里，我要去见他。”她举杯对着我，“一家团圆。来，不如你——”

阿斯塔跳过来，前爪搭上我的肚子。狗链的另一端握在诺拉手上，她说：“它这一下午可风光了，在罗德与泰勒百货公司弄翻了一架子玩具，又在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舔了一个胖女人的腿，可把人家吓坏了。还有三个警察摸过它。”

我为她俩做了介绍。“这是我太太，这是多萝西·维南特。她父亲以前是我的客户，那时她才这么高吧。她父亲人很好，可是有点古怪。”

“我以前对他很着迷，”多萝西指的是我，“一个活生生的侦探。以

前我总缠着他，要他给我讲他的经历。他编了很多故事，可那时候我全都信了。”

我说：“你看起来累了，诺拉。”

“确实。大家都坐下吧。”

多萝西·维南特说她得回她那桌去了。她跟诺拉握了手，叫我们有空一定去她家喝杯鸡尾酒。他们住在科特兰大厦，现在她母亲姓乔根森。我们说非常乐意，也邀她一定要来看我们，我们现在住在诺曼底旅馆，会继续在纽约待一两个星期。多萝西摸了摸狗的脑袋，便离开了我们。

我们移到一张桌子边坐下。诺拉说：“她很漂亮。”

“是你喜欢的类型吧。”

她朝我笑了起来。“那你喜欢哪种类型的？”

“只喜欢你这样的，亲爱的——瘦瘦高高、深色秀发，还有个突出的下巴。”

“那昨天晚上在奎因家里，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个红发女郎呢？”

“别逗了，”我说道，“她只是想让我看几幅法国蚀刻版画罢了。”

## 2

第二天赫伯特·麦考利打电话给我：“你好，我听多萝西说起才知道你回来了。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我吵醒你了吗？”

“是啊，”我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过来吃午饭，我酒还没全醒，不想跑太远……好，那就一点钟。”我跟出门洗头回来的诺拉喝了一杯，冲过澡又来了一杯。这时电话再度响起，我已经觉得好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麦考利先生在这儿吗？”

“还没到。”

“很抱歉打扰您。麻烦您请他一到就立刻打电话回办公室好吗？有重要的事。”我答应照办。

大约十分钟后，麦考利来了。他是个大块头，鬈发、面色红润，像我一样四十一岁，算是这把年纪里的帅哥，不过看起来比我年轻。

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律师，我以前住纽约时替他办过几个案子，一直合作愉快。我们握了手，又彼此拍拍后背，他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回答“很好”，又反问他。他也说“很好”，然后我告诉他打电话回办公室。

他打完电话后皱着眉回来。“维南特回城里了，”他说，“要我去见他。”

我倒好饮料端过来。“那么，午饭也可以——”

“让他等吧。”他说，从我手里拿走一个玻璃杯。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古怪？”

“那可不是开玩笑。”麦考利严肃地说，“你听说了一九二九年他在疗养院住过将近一年吗？”

“没听说。”

他点点头坐下，在椅子旁的茶几上放下杯子，朝我靠近了一点，说道：“查尔斯，咪咪打的是什么主意？”

“咪咪？哦，他太太——应该说前妻。不清楚啊，她在打什么主意吗？”

“她向来如此。”他淡淡地说，然后又慢吞吞地开口，“我以为你知道。”

原来如此。我说：“麦考利，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已经六年没当侦探了。”他瞪着我。“那时候，”我向他保证，“我刚结婚一年，我岳父过世，留给我太太一个木材厂、一条窄轨铁路，还有些其他东西，于是我辞了侦探所的活儿去打理它们。反正我不会替咪咪·维南特、咪咪·乔根森或者那个随便现在姓什么的女人工作的——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我也从没喜欢过她。”

“哦，我并不是觉得你——”麦考利停下来，含混地比了个手势，



拿起酒杯吸了一口，说，“我正想不通呢。三天前，也就是星期二，咪咪打电话给我，想找维南特。昨天多萝西也打来，说是你叫她打的，然后跑来找我。我以为你还在当侦探，所以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她们没告诉你吗？”

“当然说了——念在旧日情分上想见见他，说这对她们意义重大。”

“你们律师就是疑神疑鬼。”我说，“说不定她们是真的想念他，以及他的钞票。你有什么好头疼的？维南特躲起来不见人吗？”

麦考利耸耸肩，说道：“和你知道的一样多。十月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他又喝了口酒，“你会在城里待多久？”

“待到新年过后。”我告诉他，然后去打客房服务的订餐电话。

### 3

当天晚上，诺拉和我去“小小戏院”看《蜜月》一剧的首演，又去参加一个叫弗里曼或菲尔丁或其他什么的家伙所举办的宴会。次日诺拉叫醒我的时候，我累极了。她递给我一份报纸和一杯咖啡说：“你看。”

我耐着性子看了一两段，随后放下报纸吸了口咖啡。“有趣是有趣，”我说，“可现在我更愿意拿民选市长奥布莱恩所有刊登过的访问——还有所有的印第安照片——来跟你换一场好觉——”

“笨蛋，不是那个，”她指着报纸，“是这个。”

发明家的秘书于公寓遇害

朱莉娅·沃尔夫弹痕遍布的尸体被发现

警方正寻找其雇主克莱德·维南特

\* \* \*

著名发明家克莱德·维南特的机要秘书，三十二岁的朱莉娅·沃尔夫被枪杀，其尸体于昨日傍晚在死者位于东五十四街的四一一号公寓被发明家前妻克里斯蒂安·乔根森太太发现。乔根森太太去那里是想打听她前夫现在的住处。

旅居欧洲六年后，乔根森太太于星期一回国。她告诉警方，在按电铃时，她听到微弱的呻吟声，于是通知电梯服务员默尔文·赫利，赫利又打电话给公寓管理员沃尔特·明尼。他们进入公寓时，沃尔夫小姐躺在卧室地板上，不省人事，胸部有四个点三二口径的弹孔，在警方和急救人员到达前便已断气。

维南特的律师赫伯特·麦考利告诉警方，十月之后他就从未见过维南特。他表示，维南特昨天曾致电给他相约碰面，但并未出现，他也不愿对其当事人的行踪做任何说明。麦考利表示，沃尔夫小姐过去八年一直替发明家工作，这位律师还说，他对死者的家庭和私生活一无所知，无法为这场谋杀提供任何情报。

死者身上的弹孔不可能是自杀导致的，根据是……

余下的都是典型的警方新闻通稿。

“你认为会是他杀的吗？”我再度放下报纸后，诺拉问我。

“维南特？我不会感到意外。他的精神很不正常。”

“你认识她吗？”

“认识。给我来一杯喝的润润喉咙好吗？”

“她人怎么样？”

“不坏，”我说，“长得不丑。很有见识，也很有胆量——两者兼具才能跟维南特这种人住在一起。”

“她跟他住在一起？”

“对。我想喝一杯，求求你。没错，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你要不要先吃点早餐？她爱上他了，还是纯粹为了公事？”

“我不知道。现在吃早餐还太早。”

诺拉打开门出去时，狗趁机跑了进来，前爪搭在床边，脸凑到我脸上。我摸着它的脑袋，试图回忆维南特有一次跟我说过的话，关于女人和狗的。不是什么女人、小狗、胡桃树<sup>①</sup>那类的，我想不起来，可总觉得挥之不去。诺拉带着两杯酒进来，又问：“他人怎么样？”

“很高——超过六英尺——是我见过最瘦的瘦子之一。现在他应该是五十岁左右，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几乎全白了；总是一副需要理发的样子，花白的小胡子乱糟糟的，有咬指甲的习惯。”为了伸手拿酒，我把狗推开。

“听起来很有意思。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有个曾在维南特手下干活的家伙控告他剽窃他的点子还是发明。这个叫凯尔特曼的家伙为了吓唬维南特，恐吓说如果维南特不给钱的话，就要射杀他、炸掉他的房子、绑架他的孩子、割破他老婆的喉咙……我不记得其他还有什么了。我们始终没抓到那个人——估计把他吓跑了。总之，恐吓停止了，什么事也没发生。”

诺拉喝了口酒，问道：“维南特真的偷了他的点子吗？”

“行了行了，”我说，“今晚可是圣诞夜，多想想你同胞的优点吧。”

<sup>①</sup>指英文谚语：女人、小狗和核桃树，你越打击就长得越好。

## 4

那天下午我牵着阿斯塔去散步，途中跟两个人解释它是雪纳瑞，而非苏格兰牧羊犬和爱尔兰红梗的混种，又在吉姆店里停下来喝了两杯。后来我碰到拉里·克罗雷，就和他一起回诺曼底旅馆。诺拉正在替大家调酒，在场的有奎因夫妇、玛格特·伊内斯、一个我没听清名字的男人，还有多萝西·维南特。多萝西说她想跟我谈谈，于是我们就端着鸡尾酒进了卧室。

她立刻切入正题。“你觉得是我父亲杀了她吗，尼克？”

“不，”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想？”

“呃，警方已经——我问你，他是他的情妇，对不对？”

我点点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是这样。”

她盯着手上的杯子说：“他是我父亲。我从没喜欢过他，也从没喜欢过妈妈。”她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也不喜欢吉尔伯特。”吉尔伯特是她弟弟。

“别为这种事困扰。不喜欢自己亲戚的人多得是。”

“你喜欢他们吗？”

“我的亲戚？”

“我的，”她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还有，别再把当成十二岁小孩一样和我讲话。”

“我没有。”我解释，“我只是快醉了。”

“是吗？”

我摇了摇头。“你还好，只是个被宠坏的孩子罢了。你其他的亲戚我就处不来了。”

“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她问，没有辩驳的意思，而是似乎真的想知道。

“每个人情况不同。你的——”

哈里森·奎因开了门，说：“出来打会儿乒乓球，尼克。”

“等一下。”

“顺便把美女带出来。”他瞟了多萝西一眼，然后走出去。

她说：“我想你大概不认识乔根森。”

“我认识一位尼尔斯·乔根森。”

“有些人就是一辈子走运。这位乔根森名叫克里斯蒂安，嘴巴像抹了蜜一样甜。这就是我妈——跟个疯子离婚，然后嫁给这个小白脸。”她的眼睛湿润了，哽咽着吸了口气又问：“我该怎么办，尼克？”听起来像个担惊受怕的孩子。

我用手臂环住她，尽量用柔和的声调安慰着。她趴在我脖子旁边哭了起来。床边的电话响起，隔壁房间的收音机传来《起床啦》的音乐。我的酒杯空了，便说：“出去看看他们吧。”

她又再度啜泣起来。“你不能丢下我不管。”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要嘲弄我。”她低声下气地说。

诺拉进来接电话，诧异地看着我。我隔着多萝西的头向她扮了个鬼脸。诺拉对着话筒说“喂”的时候，多萝西迅速往后逃离我的怀抱，红着脸说：“对……对不起，”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

诺拉给了她一个善意的笑。我说：“别这么傻气。”多萝西找出手帕来按一按眼睛。

诺拉对着电话说：“好，我去瞧瞧他在不在。我能问一下是哪位打来的吗？”她捂住话筒对我说：“是一位姓诺曼的，你要跟他讲话吗？”

我说不认识他，顺手接过话筒。“喂。”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是查尔斯先生吗？查尔斯先生，我知道你以前曾为全美侦探社工作过。”

“敢问尊姓大名？”我问。

“我叫阿尔伯特·诺曼。查尔斯先生，这个名字可能对你毫无意义，但我想给你一个委托，我相信你会——”

“什么样的委托？”

“在电话上没法讨论，查尔斯先生，不过如果你愿意给我半小时，我敢保证——”

“抱歉，”我说，“我很忙，况且——”

“但是，查尔斯先生，这是——”忽然一声巨响，可能是枪声，或什么东西掉了下来，或任何其他能引起巨响的东西。我喊了几声对方都没回应，便挂了电话。

诺拉带着多萝西在镜子前面扑粉涂口红，让她平静下来。我说：“一个推销保险的家伙。”然后提议一起去客厅喝一杯。更多人进来了，我跟那些人聊了起来。原先和玛格特·伊内斯一道坐在沙发上的

哈里森·奎因站起来说：“来打乒乓球吧。”阿斯塔跳起来用前爪蹭我的肚子。我关掉收音机，给自己倒了杯鸡尾酒。那个我没听清名字的男子正大声宣布：“革命爆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会背靠墙站成一排——”他好像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奎因走过来将酒杯续满。他看着卧室的房门问道：“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金发小姐的？”

“从我膝盖里蹦出来的。”

“哪只膝盖？”他问，“我能摸摸看吗？”

诺拉和多萝西走出卧室，我看到收音机上头的晚报，便拿起来。标题如下：

朱莉娅·沃尔夫曾被勒索

亚瑟·纽纳姆已认尸

维南特依旧行踪不明

诺拉靠在我胳膊肘边，低声说：“我邀她跟我们一起吃晚餐了。对这孩子好一点儿。”其实诺拉也只有二十六岁，“她心情糟透了。”

“悉听尊便。”我转身，房间另一角的多萝西正被奎因的谈话逗得笑了起来。“要是你卷进别人的麻烦里，可别指望我会在你受到伤害的地方吻你。”

“我才不会，亲爱的老糊涂。别再看这个了。”她把报纸拿开，塞到收音机背后看不见的地方。



## 5

那天晚上，诺拉睡不着。她读着夏里亚宾<sup>①</sup>的回忆录，我迷迷糊糊快睡着时，她问：“睡着了吗？”结果又把我吵醒了。

我说睡着了。

她点了根烟给我，又给自己点了一根。“你难道从没想过再偶尔玩上一票，查查案子找乐儿吗？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特殊状况，就像林白<sup>②</sup>案——”

“亲爱的，”我说，“我猜维南特杀了她，用不着我帮忙警方也会逮到他。总之，这事儿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

“我不光是指那个，况且——”

①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 (Fyodor Ivanovich Chaliapin, 1873-1938)，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

②指一九三二年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 (林白) 之子在二十个月时被绑架撕票一案，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著名的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以此案为基础创作了《东方快车谋杀案》。